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第二辑)

浣纱记

主编 丁克实 王安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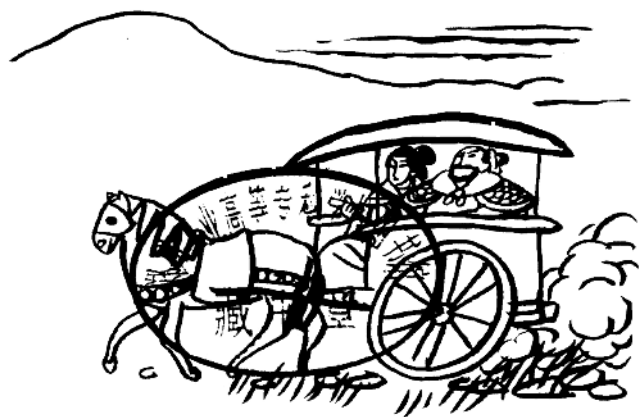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编古典

事从书 / 第二辑

阮红记

文放 编著



新华出版社

前 言

1995年我们编辑出版了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第一辑18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青年读者认为,这套丛书为他们铺设了探寻古典戏曲名著奥妙的桥梁,一些剧团的编导也索要此书,认为对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很有益处。同时许多读者也提出,希望对更多的古典戏曲名著进行改编。我们在第一辑的前言里说过,第一批的18种“只是古典戏曲名著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读者欢迎它们,我们还将继续改编二批、三批……”感谢新华出版社领导和作者的支持,使读者的要求得以满足,使我们的设想得以实现,现在又把第二辑12种奉献在读者的面前。

古典名著的伟大在于它具有跨越历史时代的艺术力量;而时代的变化,又必然使当代读者在古典名著面前产生一些距离感。许多古典戏曲名著在它们问世后的各个时代,都有人根据当代的需要对之进行改编,一方面努力保留原著的风貌,一方面又渗透进新的审美观点。这是中国戏曲作家所进行的一项特殊的创造。由于这种创造的复杂性,所以每一部古典名著的每一次新的改编,成败得失都不尽相同,人们对它们的评价也不一致,这也成为中国戏曲批评史中饶有趣味的篇章。

把古典戏曲名著改编为故事,有与为舞台演出的改编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戏曲的特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戏曲剧本要为富有动作性的舞台演出提供基础,改编为故事则要努力把动作的脚本改编为能引起丰富联想的文学语言。这

是第一点；第二，目前通俗文学行时，古典作品、经典作品常被一般读者敬而远之，我们的古典戏曲名著改编又希望能化雅为俗，拉近古典名著与读者的距离，同时提高通俗文学的品位。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中国的民族艺术和东方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这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做，青年一代的文化修养迫切需要提高，但提高需要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我们现在做的是为提高而进行的普及工作。当然，普及又代替不了提高，我们希望读了这些故事的朋友能进一步产生对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的兴趣，再去读原著，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收获。

第一辑改编的作品中南戏、传奇较多，元杂剧较少，是一个缺憾，这一辑改编了《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陈州果米》等著名杂剧，也改编了《浣纱记》、《连环记》等著名传奇。当然，这对于浩如烟海的古典戏曲作品来说，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建设需要积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对旧的精神财富的选择，也将为新的创作提供借鉴，所以是这建设和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为这宏伟的事业而从一点一滴做起吧。

丁克实 王安葵

1998年5月

目 录

一、美丽的春天.....	(1)
二、一个奴隶的抱负.....	(11)
三、浓情载不动.....	(37)
四、复仇的火焰.....	(64)
五、香风迷魂.....	(75)
六、阴谋和爱情.....	(94)
七、疯狂的霸心	(111)
八、思悠悠 恨悠悠	(128)
九、爱情的回归	(156)
改编琐记.....	(166)

一、美丽的春天

春天，若耶溪畔。

如茵的嫩草平铺两岸，欢乍的鸟儿在林边乱飞。

一溪碧透的清水，可照见蓝天的浮云，可照见芙蓉的花面。她一手握持短竿，一手抖开越纱，不停地在溪水中漂啊、漂啊，越纱在她的翻动中渐渐增白，村歌也一串串从她的嘴里哼唱出来：

春柳哎依依，
碧溪哎潺潺，
农家那个四季地，
在呀么在春天……

她唱着唱着，忽见从小溪上行来一人一骑，因为贪看春景，马步缓缓，几乎是懒洋洋的样子。及至溪边，来人又停下坐骑，腾身下马，拴马树下，并徐徐地向她走来。

她停下手中的活计，渐渐看清，来者是一位潇洒的男士，长簪绾发，白净面皮，身穿一件蓝色长袍，腰悬一根长剑。

正当她看他时，他也拿眼瞧着她。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一手又摆动起短竿，漂了漂纱。偏偏他径直走近前来，朝她问话：

“不敢动问姑娘，这里是什么地方？”

她放下手中的纱竿，礼貌地答道：

“这里叫若耶乡，这溪叫若耶溪，属诸暨地。”

这不卑不亢的神情，这清甜悦耳的话语，给他最初的印象是那么美好，致使他不能不真真切切地打量她几眼。

啊，如此倩倩的身影，穿了件夏布短衣，下罩一条葛织长裙，愈显出她那轻盈与落拓，曲美而有韵致。

他不免有些惊异了！再看那面部，一张桃花似的面庞，不用施膏粉，也比溪边的桃花好看。加上一双瓣杏似的媚眼，充满两汪明净的秋水，一管玉雕似的美鼻，配上一张排满香梗的秀口，虽是民间女子，却十分超凡脱俗。

他看着看着，不觉动情起来，心想：自打入仕以来，从未见过此等“尤物”，更别说在这乡间山野了！有人说，天下绝色的美女，月亮见了要遮住自己的美面，鲜花见了要羞愧自己的容颜，鱼儿见了躲进水底，大雁见了不敢展翅，他觉得这都是虚夸的浮词；可是现在他相信了，眼前这位荆钗布衣之女，确可以倾国倾城哟！

“姑娘就是这里的人吧？”他猜度地问。

刚才遭逢生人瞧看的她，不禁产生一种尴尬；此时见这人礼貌问话，反觉得有些轻松了，因而爽朗地答道：“我家就住在若耶溪边，苧萝山下，苧萝西村。”

“你叫什么名字？”

“施夷光。”说出自己的名字之后，她又觉得有些羞涩了。

可是在他看来，这羞涩无疑是一种媚态，那含情脉脉的眼波，那微带笑靥的娇容，令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爱的冲动。

“将你那篮中的纱送给我一块好吗？”

“嗯。”她快乐地点下头，顺手操起一块溪纱送给了他。也就在这一递纱的瞬间，她正眼看了看面前这位生疏的男子，一张英俊的面庞，两道伏卧的蚕眉，下闪两道精明而有神力的目

光，身材魁梧，风情不俗，看一眼能叫人爱慕不够。

接纱收起，他的一双眼仍然没离开面前这位绝色的佳人，率直而没头没脑地问：

“夷光姑娘，知道范蠡这个名字吗？”

叫做“夷光”的她越觉羞涩与尴尬，也不管这男子问她个什么名，红着脸应付了一句：“我该回家了。”就慌忙向该男施了一礼，提起盛纱的篮子就走了。走出很远，她回头偷看，那男子还在怔怔地望着她……

苧萝西村山青水秀，四野逢春鸟语花香。

村首一座农家的小院，有小径通连溪上的小桥，诚可谓门临流水，屋居田园，院竹数丛，聊可生凉。

从溪上急归的她，也不知怎样掠过了花草的小径，进入宁静的村头，推开自家的柴门，憩息在上房左间的小床。

回味刚才的奇遇，眼前闪现着那人的音容，那人的形象……

“夷光，回来啦？今天回来得这样早，纱浣完了吧？”

妈妈的关问打断了思忆，她有些慌乱地，却又是甜润地应了声：“啊……，浣完了，妈妈。”

妈妈走出右间的居室，通过简陋的明堂，来到女儿的卧室，见女儿正一手托着腮，侧卧在自己的眠床上。

“累了吧？”

“不累……爹呢？”

“不是早跟你一块儿出的门吗？做木活儿去了，这下半晌也该回来了。”

她并不关心妈妈的答话，只稍稍翻了下身，又半仰半靠地

依身在叠起的被褥上。

妈妈怜爱地摸了摸她的玉臂，像是怕着凉似的，问了声：“怎么了？”

她不答。不一会儿，听见柴门响，知爹爹回来了，于是坐起身，同妈妈迎出门，这时候爹已到明堂了。

“爹爹回来啦，累吧？女儿给爹倒杯茶。”夷光殷勤地说。

“今天你也回来得早，想是干得欢，很累吧？”

“不累。”夷光摇了摇头。

停了好一会儿，夷光靠在妈的肩上，冲着爹神秘兮兮地问：

“爹爹，您听说过范蠡吗？”

“什么饭梨、饭李的，一回来你就瞎捉摸，你听到什么了？”妈妈白了白夷光。

“哎呀，妈妈，您别打岔，是一个人名呀，爹爹听说过吗？”

“嗯，在外面干活好像听说过，是一个大人物，对，是咱越国的英雄呢！怎么啦？”

她不知怎么说好，表现慢吞吞的。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明白嘛！”爹爹有点愠怒了。

一家人谁也想不到，两天后会稽的官媒，登门来说亲。施家二老这才明白，夷光两天前的溪边所遇，竟是越国上大夫范蠡、范少伯。官媒说，范蠡自称宦海多年，无意女红；得遇姑娘，心潮荡漾。因而他一心要与姑娘结成凤友鸾俦。

有什么凭信？施老爹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媒人，媒人会意，立刻从怀中掏出一份绢书，上写俊逸的梅花篆字。老伯交夷光展看，原来是一封热烈的情书：

一段溪纱，
洁净无瑕，
出自素手，
入于我家。
载情载意，
慰我心死！
汝意既真，
我亦无假，
慎勿他许，
非我莫嫁！

夷光将绢书团在手里，贴在胸口，像害怕被人抢走似的，忽又意识到自己的动作，自觉面颊一阵发烫，一转身回居室去了。

一间小小的堂房，订下了一段姻缘，官媒征得施志伯的首肯，同意十天前行聘礼，媒人也轻松愉快地回城了。

这里的夷光，一双眼迷迷离离的，嘴角边挂着神秘的微笑，全身心都沉浸在幸福的感受里。

爹娘见女儿高兴自己也感到高兴，一家人都在幸福地等待着那个行聘的日子。

可是十天的时间过去了，未见有媒人来下聘。夷光虽着急，却仍怀着坚定的信心。看见爹娘沉不住气，她反而像老莱子慰双亲那样，柔声地对二老说：

“爹，娘，他干的是一个越国的事呀，想想看，越国内有多少天大的事都得他料理，对于自家的事，怎能说哪天办就哪天办呢？”

对这点爹娘也明理，因而也心情平静地安慰着自己：“等

几天也没啥。”

大好的光阴又送走了十天。纯情的小夷光坐待那撩人的春景，春心难奈。看见那窗外游蝶，檐前的飞絮，本来就叫人伤感的了，再加上拂面的东风，摇惹着迎人的花柳，徒增心烦意乱。他口中不言，心里自忖：怕不是个闲游浪子吧？假装着官身的斯文，来骗取女子的好感？要么真是范大夫，一时怜爱哄骗于我？我现在真的相信了他，待到日远而疏，不令我弱女子空无着落吗？

可是，她又一转念，溪边的场面绝不像伪装。那场蹊跷的相遇，那副飘逸的形象，那气度，那语言，是多么地令人神往啊！

她不信，她也绝对不敢相信，他是个善于哄骗人的人，更不用无端地想象，他是只野外的浪蝶游蜂了。

但是，烂熯的春天毕竟难奈，顾影自怜更感到可悲。她茶不思，饭不想，越来越觉得百无聊赖的；脸欺桃，腰怯柳，也越来越显得花枝力弱了。

唉，这相思真缠人！近来，她常常不自觉地捧一下胸口，皱一皱柳眉。却不知，唯独这一皱眉，在别人看来她体更娇，情更柔，貌更美，神更飞！

“夷光妹在家吗？”

突如其来的一声问，几乎把西施吓了一跳！待她定睛看时，已经转进两个女人。她这才恍然明白：原来是同堂的姐姐东施伴同她的好友女医来到了。

“哎哟，只是一个人呆在家呀！进门儿也敞着，怕不是专等我们的吧？”姐姐打趣地说。

夷光一听羞红了脸，微微笑了笑，懒懒地下床让座道：“父

亲出外打工，母亲去外祖家走动，有意让我们姊妹亲近亲近。”

“恐怕也未必，叔婶全都不在家，待我们走后你又跟谁亲近去？”

夷光的脸一下子绯红了，鼓起嘴似愠怒地道：“总爱打趣我，不要你这个姐姐了。”

“你瞧你瞧，来厉害的了！你要不要，我还不都是你的堂姐姐？再说了，你如果真的不要我这个‘东施’，你那个‘西施’可怎么存在哟！”

这话倒有点在理。东、西施确实是被村民们称惯了的。他们这堂姊妹，从小就很亲热。只因祖父辈是个穷大家，虽无能名，却也厚朴，在芋萝村里颇被看重。奈其父辈人丁繁盛，同胞兄弟一共九个，一切用度确也难支，诸多生计不便伙爨，哥儿几个就和和气气地分了家，夷光之父和别外三个弟弟分散住在西村，堂姐之父领四个弟弟分散住在东村，堂姐一支为伯，夷光一支为仲，各弟兄之间甚为相得，分居之后各得其乐。九兄弟的子女常相聚谈，特别是那些女孩子，常聚在一起品评彼此的美貌，品评来品评去，还是数两个极端的貌相最上话题，那就是一个最美的施夷光和一个最丑的施侏光。夷光居西称“西施”，侏光居东称“东施”。夷光近来因害相思，饮食不周，常患胃痛，痛时蹙眉，如春山叠黛，更为好看；侏光见了夷光这副模样，如解嘲似的一效，却怎么也效不来那种媚处，反而更显得粗俗和憨态，从此传出“东施效颦”的佳话。

今天堂姐侏光的到来，本来算是夷光的邀请。因近来，好整天地茶不思、饭不想，父母只知她心口儿疼，却不知那病因害在一个“春”字上。前几天，二老特求侄女侏光请其懂医的好友北威来此诊病。昨天捎过信来，说侏光今要陪北威前来，

倒是夷光一时忘了。

三人于座间说笑了一回。女医打开随身的医箱，顺手拿出诊脉的小枕，问夷光：“怎不好？”一边将夷光的玉腕拉至枕上。

“不想吃，只觉得堵得慌。”说着，不禁又皱了皱眉。

女医见这神情，又换只手切了切脉，心中有数了，因而对夷光说：

“妹子，你的病根还是从七情上感出来的。你病之前，没遇到什么人吗？”

夷光见问，腾地一下脸又红了，说话也吞吞吐吐的：“两个月前，在溪边浣纱……”

“哟，敢情是遇着个标致人儿，被他哄动了春心，于是——”堂姐掩口不说了。

夷光这回将头低低地埋下，不知是默认，抑或是反驳：“姐姐又来取笑我！”

北威深信其姐的浮夸，便问：“你现在一定是时常咳嗽，微感头痛，面红耳热，神思昏乱，魂梦不宁——对不对？”

“姐姐说得很对，真是这样。”

“既是这样，你如今第一需要排遣，第二才是服药，这种病如果会排遣，用不了几剂药就好了；如果不知排遣，堕入情网而不能自拔，就是吃上一百剂丸散也是枉然。”

北威边说边开着药方，夷光静听着女医的说教，一边频频地点着头。

当她双手接过女医的药方时，不料又遭到堂姐的讽刺：

“啧啧啧，你瞧瞧，将我这小夷光作贱成啥样儿了？还排遣呢！”

那人是谁，他在哪里？”

“哪有什么人？”夷光又否认道，心里却更思念范蠡。

忽然有一天，施老爹从外面做木活回来，也不管西厢内“嘎嘎”的机杼声，一推开柴门就朝上房高声喊叫：“范蠡到吴国做人质去啦！”

喊叫声压过了机杼声，施母赶紧停住了织机，探头在西厢门外；夷光同时推开了正房明堂的门扇，当门呆看爹爹的惊呼。施老爹也不多说一个字，两脚“登登”地奔向上房，从女儿身边跨进明堂，将工具一靠，奔向左室，“扑嗒”一下坐在床上。老伴儿和女儿都来到跟前，齐声询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跟吴国大打了一仗，越王败守会稽，吴国答应退兵讲和，必须以越王入质为条件，范蠡做陪臣，王夫人同入质，已经到吴国的姑苏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老伴儿问。

“听来的呗！”

“准确吗？”夷光问。

“里胥传出的！”

夷光一听怔住了。她什么也没说就回到了自己的寝室，拿出了那份载满情热的绢书。

“慎勿他许，非我莫嫁”——这是多么恳直的宣告，又是多么热烈的情怀呀！她深深品味着个中的滋味，一时陷入情感的迷网……她真像看到庚贴、彩礼、喜讯到门，于归之期指日可待，然而，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遥遥无期！

“范蠡呀范蠡呀，你为何偏偏要见我一面，你为何见后又赠言！”她越想越觉得好凄苦，不禁“扑簌簌”落泪了……

妈妈听她的抽泣声，进室好言相劝：

“别哭啦，你是个心气高的孩子，娘和你爹商量过，一切都由你，你说等咱就等，你说不等咱就再找个人家。哭有什么用！”

夷光听这几句，忽然收住了泪，颇不满意地说：

“妈妈呀，你们好糊涂！这件事怎能就由我们断绝了呢？我只哭泣吴越的战争，把此事耽搁下来了。他既为国家赴难，我岂能随便失约！”

父母听此其言，尤以其高义为骄傲。

然而，他们怎能预料，他们将做为灾难的承受者，去跋涉战后艰苦的历程！

二、一个奴隶的抱负

吴越那场战争归罪于谁？明智的人不去做无谓的分辨。但是在携李一战之后，史册中却留下这样几个片断：

勾践五年的春天，越王将他的几位得力的大臣招到了宫殿，心急如火地宣布：

“吴王阖闾向时凌弱，多亏上天惩罚了他，令其遭受携李军败，并被我浮灵射中指部，流血回宫而亡。其嗣主夫差恨恨不止，悉令吴兵直指闽越，整日讲武于长洲，常常耀兵于太湖；如今已经兵发姑苏，很快要兵过西陵，我越国将如何应战？”

“主公请放宽心，以下官愚见，此事唯有深沟高堞，以逸待劳。只要我越国积极备战，竭尽自己能尽的全力，就是咱最明智的对策了。”范蠡到任何时候都显得冷静。

文种一向以深谋远虑著称。此时闻范蠡之言，倾前身趺坐致礼道：

“范大夫的策略是对的。下官听说，猛虎离山，不免网罗之患；巨鲸失水，反遭小鱼之欺。夫差远道而来，能有多大的便宜？”

可是，勾践对此听不进去，在主位上将几案拍得山响：

“不行，总是这样地坐待来攻，何可言胜！我要出击，我要主动出击，御强敌于国门之外！”

“主公啊不可！”范蠡越席跪于王前道：

“就一般的天道和常理而言，君王如没有一定的国力，就

不能产生过分的野心；敌国如不产生天灾人祸，就不能主动进攻。假如你硬要违反常理，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

“不行不行，这是陈腐之论，我不听。”

“主公一定要听。违背德让，暗中策划，首先发动无义战争，最终将会祸及自身，这也是上天禁止的呀！”范蠡见议事非常紧急，便从原地跪爬半步，极力苦谏道。

不料勾践“呼”地起身，固执地拒谏道：“我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是被动的。我的主意已定，你不用再说了。”

第二天，范蠡文种无条件执行，主动出击，发兵五湖。吴兵集中优势兵力，待越军深入太湖之滨的夫椒，全面出击，奋力截杀，打得越军丢盔卸甲。范蠡等随勾践败退至越国近都的会稽山上。

亘古闻名的会稽山，此刻呈现一片死寂。外围有围困的吴兵，身边是一脸晦气的败将。曾几何时作英雄气盛的越王，对这局面既感到难忍，又觉得无策。

一会儿，他仰面长叹一声，像泄了气的皮球：

“我越国自神禹至不谷，惨淡经营四十余世，存国已历二千余年，文固可以安邦，武足可以定国，谁料想今溃败至此山，连宗庙社稷也惨遭凌夷。我勾践还有何面目偷生于世啊！”

一旁立着的范蠡听这一番话很受感动，近前一步道：

“主公不必自责，胜败乃兵家之常。况将者亦非一人之力，范蠡更应负失计之责。”他将英雄的头微微地俯下，胸前抱拳拱手，却更显得气质上的潇洒。

本来，他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在这种时候尚能沉稳致用，亦可谓“每临大事有静气”了。他见勾践无语，更进